

天堂的
阶梯

STAIRWAY TO
HEAVEN

笨笨^著
běn běn

天堂的阶梯

苯苯 著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堂的阶梯 / 笨笨著. -- 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14.6

ISBN 978-7-106-03926-4

I. ①天… II. ①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11795 号

责任编辑:张莉莉

封面设计:  曹道闻 13805787865

版式设计:赵 慧

责任校对:王娟芳

责任印制:章馨文

天堂的阶梯

笨 笨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 邮编 100029

电话:64296664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64296742(读者服务部) Email: cfpym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/ 880×1230(毫米) 1/32

印张 / 4.25 字数 / 8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3926-4/I·0932

定 价 18.00 元

献给——

正对生活迷惘的你。

“人生，就是一枚**游戏币**，你
要做的，就是把它**投进**属于你的那
台游戏机里。”

“世界上的未婚女人，只有两种：

第一种，性工作者，以性换取收入。

第二种，性——吸引——工作者，

她们用成本很低的性吸引力，换取自

己想要的一切。”

假如非要用语言形容一下，我只
能说，这爱比非洲大陆更炙热！比印
度大洋更汹涌！比喜马拉雅
更坚硬！

目 录 Contents

第一章	1
第二章	13
第三章	20
第四章	34
第五章	49
第六章	58
第七章	78
第八章	95
第九章	107



第一章



四年的大学生活是如此之快，如白驹过隙。眨眼之间，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，要开始自己去生活，去赚钱。接下来的这段日子，我得去一个自己想去或是被迫要去的城市，做一个自己想做或者被迫要做的工作，娶一个自己想娶或者被迫得娶的女人。

人生就是这么无趣，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仿佛一切都已经注定。你要吮着妈妈的奶汁生长，在哭喊声中领会亲情，在与儿时玩伴的战斗中学会暴力，在上课时面对前排的女生发呆萌发爱情……然后，便是比电子游戏中各级 BOSS 都要难上很多倍的各种考试（很不幸，这些考试与游戏里的 BOSS 一样，在现实中基本没有任何意义）。

很幸运的是，我凭着自己的天生资质，以及关键性的几次外挂，成功地进入了“学业”这个游戏的奖励性质关卡——象牙塔。

不幸的是，奖励关卡并没有对我这个依靠实力闯进来的选手给予多少奖励。在这四年里，我的科目每次都是涉险过关，我的身体几乎每况愈下，连我发誓至少要成功一次的爱情，结果也让我伤心欲绝。

这一切，其实并非是我个人原因所致，在远离家乡小镇的这个奖励关卡里，我的外挂远远没有别人的强大——我的父亲，只是镇上一个做棺木的，为了供我上大学，他自己节省得每天只吃早晚两顿饭，我又怎么能与那些一出门就打车，一到周末就开房的人去比呢？

算了，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，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把手中这枚游戏币投到适合的游戏机里，让一切重新开始。

三个月后，我回家了。

我先后在不同的城市找了两份工作，不过，每份工作我都没有干满一个月。第一份工作是大学所在城市的房产中介，做这个工作半个月之后，我就直接得了咽喉炎，得了咽喉炎之后，我跟顾客说话更小声了，老板见状，很礼貌地把我请了出去。

第二份工作来自于一座大城市，大学期间我来过这座城市两次，当时觉得能在这样一座超级大都市上班的话，那该多牛逼啊。为满足大学时的梦想，我决定试试运气。花了两个星期时间，我最后找到一份快递员的工作，可是每天骑车在

灰色的空气中穿行,让我的咽喉更加难受。最后,当我想起家乡那碧蓝的天空、青葱的山林、翠绿的农田时,再也抑制不住回家的愿望了。

我的父亲,名叫慕伟坤,听起来是不是很贵族?可是,他却只是个做棺木的,既没有做出什么伟大的事业,也没有扭转过谁的乾坤。我读完大学却因为找不到工作回家,让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,足足有一个多星期,他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。

无聊的我,很快找到我在小镇上的儿时死党——何日昆同学。何同学家里在镇上开了家超市,因此家境不错,因为高考没过关,他成功逃避了看起来很美实际上很糟的象牙塔,不过,他不知在哪里又读了三年的书,然后比我提前一年回到这个小镇上。

“老兄,你大学上了这么久,知道怎么上 X-CUTE 么?”

“X-CUTE,是什么东东?”

“哈哈,这都不知道,看来你没跟上时代。”

随后,何日昆用他 17 英寸大屏的笔记本打开了这个 X-CUTE 网站,首页上显示的,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一百来位东洋美少女。

他的用户名早已显示在登录栏里,他飞快地输入密码后,点开其中的一张图片,令人性奋的一张张画面出现了……

“这个网站是我最近才发现的,在岛国很火呢,我们这边

的人实在很 OUT,你说那个苍老师,怎么跟她们比呀?”

对着这个网站,我和何日昆研究了一下午,包括给照片上的这些人打打分,然后分析分析哪个人哪种姿势最为销魂,等等。第二天,何日昆又邀请我来玩玩《实况足球》和《战神 3》。前面这个游戏他显然不是我的对手,而后面这个游戏我是菜鸟,让我玩,其实就是让我给他当喝彩的观众。

在骑摩托车飙回家的路上,我突然为自己毕业选择回家而暗自庆幸:在这个需要渡海才能到达的小镇,我们竟能与站在潮流最前沿的东京男人们享受同样的恶趣味。而且,这里既不用挤地铁,也不用为人民“服雾”,还不到一星期,我的咽喉已经舒服多了。

至于工作——对不起,现在,请先不要和我提工作。

何日昆给了我生活的乐趣,但是,慕伟坤,却死死地把精神的焦虑往我身上泼来。

“今天有没有出去找工作?”

“有啊。”

“去了哪些单位?”

“去了个婚庆公司,结果人家说不缺人手。”

“行了行了,去那种公司干嘛,找点别的吧。”

我知道,父亲是很忌讳别人在他面前提“婚庆”这两个字眼的,这是他的工作性质决定的——同样属于“喜事”行业,

他的收入却只是人家的五分之一，他一辈子最恨的，就是这些“趁着别人最不理智的时候，狠狠捞一笔”的人。我故意跟他提婚庆，就是把跳蚤放到他的耳朵里，他忍住不骂我，已经算是非常“仁慈”的表现了。

别看何日昆整天沉迷于AV网站和电子游戏，实际上，他有自己的算盘，看起来他完完全全继承了他家“精打细算”的超市基因。何日昆说，到大城市里工作，买间小房子就要负上一辈子的债；回到小镇上，房子是现成的，这多出来的钱，都足够周游世界了；电子游戏其实是种廉价娱乐，去高档KTV两趟，就够买PS3和三套软件，起码够玩一年了；而上日本AV网站，不仅省下了交女朋友的钱，还能阅尽天下美色……总之，他认为自己在做的事情，都对经济与社会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。

就这样，浑浑噩噩中，两个月过去了。

这天晚上，我又一次很晚回到家。一进家门，迎面扑来一股浓重的烟味。餐桌上的那个老烟灰缸，好像很久没有这样受宠般焕发出勃勃生机来。

慕伟坤用一种决斗般的语气喝住了我：“给我过来！老子要跟你谈一下！”

我的眼睛不敢直视他，人却不由自主地向他靠近。

在他面前坐下后，是一段许久的沉默，而从他嘴里不断

吐出的烟雾里，我闻到了一股怨气。

“看着我，儿子。”他开口了，语气平和。

我开始抬起头直视他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我看到他那平时颇具凶恶感的眼神，此时竟然在温柔之中夹杂着一丝渴望。

“我知道，你读书这么多年，很不容易。但你爸就是因为以前不喜欢读书，才被迫学了这门不受待见的手艺，一生都只在为吃饭而生活。本来希望你读了大学，能找到个体面工作，我们一起离开这个小地方。没想到，你最后竟然还是回来了，唉……”

“这几个月，我也在想，你这个人天生单纯，小时候一说谎腿就跟着发抖，虽然现在大学毕业，但外面的世界对你来说可能太过复杂，看你这些天过得这么开心，我知道你喜欢这里，估计也不想离开这里，但我们并不是有钱人家，你总得找个谋生的工作，自己养活自己吧？”

“爸，你放心，我在找，但是你也知道，这个镇上需要我这个专业的，确实少啊。”

我有点迫不及待地开始回答，怕的是紧接着他会开始一顿臭骂。

“嗯，这个问题正是我在担心的啊。儿子，你觉得老爸的这个工作如何？”

听到最后一句，我的头皮开始发麻，不过我还是以很快

的速度回应了他：“我觉得还不错啊，虽然赚不了大钱，但其实每个人都需要，生意竞争也不激烈，大家都有饭吃，就是说起来有点难听而已。”

“嗯，人生苦短，生生死死，活在这个镇上的，其实到最后，都要来找我，要不就是找对门的老周。不要小看这门生意，你看这镇上，一个店能开二十年的，没几家吧？不过要不是你妈去得早，我也不会做这门生意的。”

“嗯”，我回应了一声。我其实早已知道他接下去要说什么，我的脑子，正在急速搜索着完美地拒绝他要求的借口。

“儿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明天起，你不要再往外面东跑西跑了，你到我的店里来，从零学起，不出半年，这家店你就应该能独立接起来，听好了没有，就这样！”

说完，他飞快地掐灭了烟头，头也不回地走进自己的房间里。

此时，我不争气的大脑还没有给我“Google”出一个用得上的答案来，奶奶个熊！

第二天。

昨天一夜我当然没怎么睡觉，但我并不想生活就这样步入所谓的“正轨”。我故意在床上躺着，直到窗帘已经挡不住阳光直射，才晃晃悠悠地起了床。

来到店里，已是中午。老爸的店，我自然不是第一次来

了,不过,这一次由老爸来当“导游”,给我完整地介绍一番,倒是别有兴致。

老爸先带我来到后面院子,这里零星地堆放着一些木材,这便是棺木的原材料。

随后便是油漆间,油漆是需要时另外叫油漆师傅来做的,现在,这里没人。

接下来便是装裱间,装裱棺木其实非常简单,把已经做好的“福”、“禄”、“寿”字贴在棺木的外立面即可。当然,富贵一点的人家,则希望在棺木上刻上龙或是凤之类的图案,这得去找雕花师傅完成,当然,这得在油漆前做好。

至于门面,则是一块块已经完成了雕花与油漆的木板陈列室,都是梅兰竹菊、桃榴寿果等图案,上面还都明码标了价,假如有人看中哪块,可以以此为基础,量身定制一副棺木,当然,这种棺木的价格,也是翻倍的。

老爸的店位于这个镇西北角的丧葬服务一条街上,这条街不到百米长,总共十多家店铺,除了老爸和对面的老周是做棺木的,还有做花圈的、租乐队的、出售各种丧葬用品的,等等,这条街因此就被镇上的人们称为“西天街”,自此,没人记得这条街曾经的名字到底叫什么了。

一个星期后,第一个“生意”终于来了。

这天是周三,慕伟坤店里硕大的黄历上,标明这是一个

宜“安神位、挂招牌、祈福、祭祀”的日子。今天，由我负责，将棺木送至乡下的汪家。

汪家 80 多岁的老母亲，是在昨天的傍晚离开的。当然，这副棺木，汪家的儿子早在一星期前就来预定了，老爸跟我说，老人走不走得了，他从她儿子或女儿说话的神情上就能判断。

假如来定做棺木的人眼神焦虑，神情紧张，老爸接下订单后大半不会马上动手，十有八九，过几天那人会来电话，“老人又挺过来了”。假如来的客人神态平和，心绪宁静，那么老爸知道这个棺木要加班加点做了，而且基本是做完就要运走，间隔不会超过两天。

“只有子女全在身边，而且对老人的后事已经商量好，大家的心绪平静，都做好了老人要走的准备，老人家才肯断掉他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口气。”

当然，这只是他的理论，没有经过我的实践证明，我是不会全信的。

从镇上到乡下汪家，开个车大约不到半小时。路程大约还剩十分钟的时候，我用手机通知了汪家的大儿子福顺，表明我快到了，因为棺木到门口后，需要子女迎棺下车。以前，还得由儿子和侄子或者外甥将棺木抬进房间，现在，基本上由我这个角色以及现场的壮劳力来做，然后长子走在前面，其他子女则提前呆在房间里，等待哭泣。